

# 辽代节院使相关问题刍论

## ——以石刻文献为中心

彭文峰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节院使在辽代得到了大范围长时段的设立,它属于辽双轨制政治体制的南面官系统,沿袭唐制并具有唐代节院使的职能。石刻文献中的节院使材料丰富了辽代官制研究的史料基础,有助于对辽代官制的研究和认识。

**关键词:**辽代;石刻文献;节院使;节度使;官制

**中图分类号:** K24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2)04-0049-04

### 一、学界有关节院使的研究及辽代石刻文献中所见的节院使材料

节院使是节度使的属官之一,主掌节度使旌节,负责节度使到任时的迎接礼仪,节院的日常工作及节度使离任后新使未到前节楼、节堂的管理。作为节度使属下重要的职事官,节院使在藩镇制度盛行的唐五代时期在各地广泛设立,但“由于节院设在藩镇境内诸州县,在唐五代有关史籍对藩镇官制的记载中,极少提到节院使。后世学者在研究藩镇官制时也大多忽略,未予重视”<sup>[1]</sup>。目前有关唐五代节院使的研究成果寥寥,笔者所见仅冯培红先生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邓文宽、郑炳林先生的相关论著涉及到这一问题<sup>①</sup>。前述学者在探讨或涉及节院使问题时主要的文献基础是敦煌文书中有关节院使的材料,研究范围基本限定于西北地区归义军政权中节院使的情况。与敦煌文书中的节院使材料相比,辽代石刻文献中有关节院使的材料显得更为丰富,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等辽代正史对节院使没有记载,学界并未据此对辽节院使进行专门研究,甚至对辽是否存在节院使亦未达成一致认识<sup>②</sup>,这种研究状况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笔者不谏浅陋,拟以《辽代石刻文编》<sup>[2]</sup>、《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sup>[3]</sup>等有关辽代石刻文献为基础,对辽节院使的相关问题略作探讨,庶几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便于分析,兹将笔者目前所见有关辽代节院使的石刻文献列表统计,如表1。

表1中材料对节院使的记载十分简略,仅仅胪列了某人任某节院使的事实,对节院使本人及其执掌均无详细说明。虽然如此,表1中内容依然为我们探讨辽代节院使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我们从辽节院使所属的职官系统及各节院使的族属、节院使存在的范围及时间等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 二、辽代石刻文献中与节院使相关的问题考证

辽代推行的是双轨制的政治体制,其官制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

收稿日期:2012-0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唐代墓志中的人名官名资料整理与研究”(11ZS010)

作者简介:彭文峰(1975-),男,湖南湘乡人,讲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及出土石刻文献研究。

<sup>①</sup>参见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节院与节院使略考》,载《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第48~51页;邓文宽《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宴状》新探,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62~68页;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92页。

<sup>②</sup>王玉亭《辽代韩德昌及其子嗣职官述略——兼论玉田韩五代权势问题》曾简略提及辽节院使的执掌与官品,《北方文物》2009年第3期,第71页。余蔚《论辽代府州遥领制度》对辽是否存在实职节院使存疑,肯定了虚衔节院使的存在,《历史地理》第23辑,第45页;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据《王裕墓志》、《张正嵩墓志》认为辽设有节院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表 1 石刻文献中所见的辽代节院使

人物	任职	材料	出处
皇甫继续	滑州节院使	女共十人……次曰口,适滑州节院使皇甫继续	《刘承嗣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 49 页
王 玉	崇义军节院使	子七人……次曰玉,崇义军节院使	《王裕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 64 页
张正嵩	顺义军节院使	有子四人焉……次子正嵩,为朔州顺义军节院使	《张正嵩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 69 页
窦昌懿	保安军节院使	有女五人……次适保安军节院使窦昌懿	《常遵化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 129 页
刘守训	彭城节院(使)	男妇四人:一故彭城节院(使)刘守训女	《张思忠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 216 页
韩德昌	卢龙军节院使	迺署公为卢龙军节院使	《韩德昌墓志铭》,《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 7 页

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sup>[4]685</sup>。国制即北面官系统治理契丹各部,由契丹人担任;汉制即南面官系统管理以幽云十六州为主体的汉族地区事务,主要由汉人任职,同时也融入了部分契丹人。除了这种政治体制的双轨制特征之外,辽政权统治集团还具有族姓简单的特点,国姓唯有耶律和萧氏两姓,“(耶律庶箴)上表乞广本国姓氏曰:‘我朝创业以来,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为二,耶律与萧而已。……臣请推广之,使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礼。’帝以旧制不可遽釐,不听”<sup>[4]1350</sup>。辽政权这种南北分治且统治集团族姓单一的特点为我们探讨表中各节院使政治系统的归属提供了条件。表 1 所述的六节院使皇甫继续、王玉、张正嵩、窦昌懿、刘守训、韩德昌均为汉姓,作为辽代国姓的耶律氏、萧氏在所发现的节院使中无一人任职,由此可以大体确定,皇甫继续等六节院使应属于辽代双轨制政治体制中的南面官系统。

辽代的南面官系统无论是中央官制还是地方官制沿袭唐代旧制。“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sup>[4]772</sup>,中央南面官系统承袭唐制显而易见。地方南面官系统同样如此,《辽史》卷四十八《南面方州官》载:“至辽,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为畿甸。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辽史·百官志》又云:“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sup>[4]771-772</sup>辽代南面官系统既已沿袭唐制,作为南面官制构成部分的节院使自然同样如此,因而通过探寻唐代节院使的状况就能窥见辽节院使的实际。《新唐书》对唐节院使的设置及执掌作了较详细的记载:“节度使掌总军旅,颀诛杀。初授,具帑抹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辄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贡印迎于道左。……罢秩则交厅,以节度使印自随,留观察使、营田等印,以郎官主之。锁节楼、节堂,以节院使主之,祭奠以时。”<sup>[5]1309-1310</sup>冯培红先生根据《新唐书》的记载,综合荣新江、郑炳林等人的研究成果后对归义军政权中的节院使做了如下总结:节院作为节度使受赐旌节的接待机构,在归义军管内诸州长期设立,成为归义军论请与迎接旌节的重要部门,也是归义军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关系的直接机构。节院的长官称为节院使,或称节院军使,一般由押衙、都头兼任,主掌各州县节楼、节堂<sup>[1]48-51</sup>。辽是与归义军大体同时存在的政权,其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唐制,因而,归义军政权中节院使的特征与职能同样适合于推行唐制的辽政权。

表 1 中六节院使任职的地点涉及滑州、彭城、顺义军、崇义军、保安军、卢龙军六地。《辽史》对顺义军、崇义军、保安军、卢龙军四个军号及治所均有记载:“朔州,顺义军,下,节度。本汉马邑县地。元魏孝文帝始置朔州,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葛荣乱,废。高齐天保六年复置,在今州南四十七里新城。八年徙马邑,即今城。武成帝置北道行台。周武帝置朔州总管府。隋大业三年改马邑郡。唐武德四年复朔州。辽升顺义军节度”<sup>[4]513</sup>。“宜州,崇义军,上,节度。本辽西累县地。东丹王每秋斂于此。兴宗以定州俘户建州”<sup>[4]487</sup>。“双州,保安军,下,节度。本挹婁故地。渤海置安定郡,久废。迺里僧王从太宗南征,以俘镇、定二州之民建城置州”<sup>[4]468</sup>。“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自唐而晋,高祖以辽有援立之劳,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献。太宗升为南京,又曰燕京。……府曰幽都,军号卢龙,开泰元年落军额”<sup>[4]493-494</sup>。从顺义军、崇义军、保安军、卢龙军的设置过程、所在地域及管辖对象来看,这四军都属于“以汉

制待汉人”的南面官系统无疑。《辽史·百官志四》南面方州官下的“朔州顺义军节度使司”、“宣州崇义军节度使司”、“双州保安军节度使司”、“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司”等南面官机构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总而言之,从任职的地点来看,同样证明了顺义军节院使张正嵩、崇义军节院使王玉、保安军节院使龔昌懿、卢龙军节院使韩德昌属于辽政权南面官系统的地方职官。

顺义、崇义等四军的问题既已解决,我们再来看滑州和彭城的问题。《辽史·地理志》中无滑州和彭城,然与辽并立的宋有滑州和彭城,“滑州,辅,灵河郡,太平兴国初,改武成军节度。熙宁五年,废州,县并隶开封府。元丰四年,复旧,县复来隶。元祐元年,还旧节度”<sup>[6]2116</sup>。“徐州,大都督,彭城郡,武宁军节度。本属京东路。元丰元年,割属京东西路。……县五,彭城,望,沛,望,萧,望,滕,紧,丰,紧”<sup>[6]2110</sup>。那么,皇甫继续任职的滑州和刘守训所在的彭城指的是辽属州县还是宋辖州县呢?徇南先生对此作了推测:“滑州,时为宋地,治白马,即古滑州城,在今河南滑县东。疑辽亦有滑州。”<sup>[2]52</sup>辽政权是否设置过与宋同名的滑州?如果没有,又为何会出现辽官员任宋境内地方官的现象?这涉及到辽政权的府州遥领制度和侨置州县问题。史籍及出土文献中经常遇到辽政权官员任职宋辖域内州县职官的现象,这一般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辽确无此州县,其统治者授予臣僚宋辖域内州军节度使、刺史等虚衔作为荣誉或奖赏,被任命者并不赴任理事,此为遥领。另一种情况是辽境内设有与中原政权同名的侨置州县,所任节度使、刺史赴任实领其事,但正史对这些侨置州县失载。辽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征服周边势力的过程中,为安抚幽云十六州及渤海等被征服地区移民的桑梓之念,在统治区域内设置过大量的侨置州县,“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sup>[7]886</sup>。《辽史拾遗》引《阴山杂录》云:“梁灭,阿保机帅兵直抵涿州,时幽州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皆为所陷,俘其民而归,置州县以居之,不改中国州县之名。”<sup>[8]14</sup>前面已经提到,辽代的节院使沿袭唐制,是节度使属下承担具体事务的职事官。皇甫继续、刘守训分别担任滑州和彭城的节院使,说明其所属的节镇很可能是实授的,它们应该属于辽境内“不改中国之名”的侨置州县。皇甫继续、王玉、张正嵩等六人分别在辽境内的滑州、宣州、朔州等地出任节院使,这说明节院使一职在辽境内得到了较广泛的设置。

最后,我们来看材料中节院使存在的时间。由于墓志记载过于简略,无法精确确定表中皇甫继续、王玉、张正嵩等人任节院使的具体时间。我们以墓志撰写的年月作为标准,将表1中所见六节院使按撰志时间的先后进行排列,可以发现六节院使最早的是滑州节院使皇甫继续,出现于保宁二年(970),最晚的则是见于重熙八年(1039)的彭城节院使刘守训,两者时间跨度达70年,这说明节院使在辽境内得到了长期设置。

###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辽节院使作一个初步总结:辽代节院使沿袭唐制并具有唐代节院使的职能,它属于辽双轨制政治体制中的南面官系统,在辽得到了大范围长时段的设立。

石刻文献中有关辽代节院使的材料不仅为冯培红先生关于归义军政权管内诸州长期设立节院和节院使提供了旁证,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辽代官制研究和认识。长期以来,由于文献匮乏,有关辽代官制研究十分困难,“在中国历代官制史中,宋朝官制以复杂和繁乱著称,但因传世文献丰富,故游刃有余地颇大。建国早于宋朝五十余年的辽代,其官制的复杂和繁乱程度看来似不下于宋朝,但因传世文献过于单薄,简直就使研究者有坠入五里雾中之感”<sup>[9]159</sup>。辽代石刻中的节院使材料丰富了辽代官制研究的文献基础,节院使的长时段、大范围存在不仅印证了辽南面官系统承袭唐制的记载,更重要的是节院使这种低级官吏的设置反映出了辽的南面官系统并不局限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而是向下延伸到了节度使、刺史所辖的僚属。

#### 参考文献:

- [1]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节院与节院使略考[J].敦煌学辑刊,2000(1):48-50.
- [2]向 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 [3]刘凤翥.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4]脱 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欧阳修,宋 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下转第78页)

“遣爱”不词,当为“遗爱”,指有古人高尚德行、被人敬爱的人。《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晋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孔明)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在此墓志铭文中,“遗爱”一词赞扬墓主有古人风范。

18. 景云〇〇二《唐故李君墓志之铭》:“不以名利忤其操,不以荣辱奋其坚。”(442页)

“奋”在此难解,当为“夺”之误。盖繁体“奮”、“奪”二字形近而误。墓志铭文讲求对仗工整,“忤”有触犯、干扰义。《玉篇·心部》:“忤,扰也。”“夺”有改变义。《广雅·释诂三》:“夺,馫也。”《玉篇·辵部》:“夺,易也。”《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忤”、“夺”二字对举,“夺其坚”即改变其坚贞之心,如此方通,不然“奋其坚”费解。

#### 参考文献:

- [1]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3]周阿根.《唐代墓志》校读札记[J].语言科学,2008(7):425-429.
- [4]秦公.碑别字新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5]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The Notes on *The Continued Collection of the Epitaph of Tang Dynasty*

Li Hong

(Chinese Depart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s:** Using the knowledge of exegesis, popular character and the character of epitaph such as allusion and symmetry, we attempt to put forward some mending opinions of *The Continued Collection of the Epitaph in Tang Dynasty*. It will help to make full use of this book an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Continued Collection of the Epitaph in Tang Dynasty*; the epitaph of literature; popular character; interpretation; exegesis; proofreading

(上接第 51 页)

- [6]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7]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厉鹗.辽史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9]王曾瑜.辽代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J].文史,1992(34):159-186.

## A Study of the Jie Yuan Shi in the Liao Dynasty

—The Stone Inscriptions as the Center

Peng Wenfeng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ao Dynasty, The Jie Yuan Shi was belonged to the South official system of the Liao Dynasty two-track political system. It was widely and long set up. The Jie Yuan Shi followed the features which had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Jie Yuan Shi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richened the material to study the Liao Dynasty political system. It was beneficial to deepy study the official position.

**Key words:** the Liao Dynasty; stone inscriptions; Jie Yuan Shi; Jie Du Shi; official position